一方青茶一块砖

□朱斌峰

炎炎酷暑，去咸宁一个叫羊楼洞的老街寻茶，有些渴意的。

老街藏在幕阜山麓，弯弯曲曲的麻石路分岔出数条丁字小巷，两旁房舍街店多为明清建筑，或青砖黑瓦，或木质竹垒，布满沧桑。一间间老屋，推门可见日光倾泻的天井、雕花剥蚀的窗牖，间有袅袅茶香扑鼻而来。走在街上，恍若穿行在一片青光冷寂的树叶上，仿佛那古街石巷、木楼青瓦都染上了秋意。走入店中，有女子拈起一块撬好的茶块放入茶袋中，以水煮之，茶水在咕噜咕噜声中颜色渐渐变深。水开了，捧一杯橙色的茶，就有了由苦而甜再回甘的滋味，满齿生津起来。

想起一些写茶之文，把喝茶写得诗意盎然，恍惚泡一壶春天的叶子，就能通过味蕾抵达悠闲雅致的时光。老街的茶虽然汤亮、味甘、香浓，可我却被它的外形吸引住了——那不是在氤氲水汽中沉浮的叶片，而是方正坚实的方砖——这就是青砖茶。这种茶跟放在瓷瓮铁罐里的茶叶不同，它显得又黑又硬，就像是历经风雨沉淀的古器，有了坚硬和风化的痕迹。也许有些茶只是云蒸霞蔚的修辞，而青砖茶才是弄砖叠瓦的生活。“我们把生长交给速朽的草木，而让石头来抵挡腐朽。但即使石头终将化为泥土，在青葱草木与堆垒砖石之间，我更相信石头”——我忽然觉得青砖茶，让茶叶从轻盈走向厚重，有了褪去风雅的真实。

在羊楼洞，可见“川”字标记的茶砖和石模，形如小碑，字体朴拙，恍若先人盖在大地上的印章。此茶是百姓的生计，清嘉庆年间当地贡生周顺倜就曾在《莼川竹枝词》中写道：“茶乡生计即山农，压制方砖白纸封。别有红笺书小字，西商监制自芙蓉。”在逝去的时光里，当地茶农采叶入锅火炒，入甑蒸软，炒蒸杀青，渥堆发酵，压制成砖，竹藏贮之。在历史深处，茶商雷中万从羊楼洞雷家大院走出，他于清乾隆元年开办起“洞庄茶号”，以此地茶为原料，引观音泉制作，所产砖茶“以莲花为案，以洞庄二字为识”。而茶砖上的“川”字粗糙而凹凸，则是“长盛川”、“三玉川”、“巨盛川”数家茶庄的标记。那似乎跟青铜黑陶、秦砖汉瓦上的字迹一样，有着“物勒工名”之意，是器物的制造者把自己的名字刻在上面，“以考其诚。功有不当，必行其罪，以穷其情”(《吕氏春秋》)。青砖有字，如琢如磨，一撇一捺刻下多少人命运的苦与欢。

在羊楼洞，可见刻满绳痕却早已弃用的古井，在朝夕晨昏中显出寂寞。羊楼洞种茶制茶由来已久，自唐太和年间皇诏普种山茶起就开始培植、加工茶叶，宋代一度以砖茶作为通货，与蒙古进行茶马交易。明嘉靖起，此地制茶业已相当发达，集镇随之而兴，极盛时不足两平方公里的小镇上有茶庄200余家，既有晋、津、沪等地茶商蜂拥而来，又汇集了来自俄国、德国、英国等国商贾，形成了一个人口近四万的大茶市。在清末的时光里，一俄商将报废的德国蒸汽机火车头拉来此地，开始以蒸汽设备压制砖茶，让山麓下的老街冒出了工业时代的蒸汽。由此，一处青山相环、云雾缭绕的古镇，隐隐传出汽笛声，在繁华中弥散着温润的气息。而今老街繁华落尽，又沉寂下来，宛若一口余韵回响的古井。青砖有声，如烟如雾，用一砖一瓦构成了一座镇云烟的聚与散。

在羊楼洞，可见街面青石板路上陷有寸余的深槽，那是名为“鸡公车”的独轮车碾成的，是茶马古道上的车辙痕。砖茶在清朝康熙年间，主要销往蒙古高原，为高寒地区的游牧民族暖暖胃，促进消化和补充养分。当用砖茶熬奶茶在草原上成为风俗时，青砖茶自清中期始取代货币在蒙古地区通行了百年之久。于是，羊楼洞就成了溯源而起、翻山涉水、抵达欧亚的中俄“万里茶道”的起点。那年那月，一块块砖茶从羊楼洞由独轮车运抵江畔，装船出江，随着滔滔大江溯汉水而行。至襄阳，再舍舟登陆，改用蓄驮车运，一队队马帮在古道上跋涉而起，经洛阳过黄河，再经山西大同到张家口，或由晋北杀虎口进入内蒙古。草原戈壁，黄沙浩瀚，驼影起伏，翠绿草色绵延千里。这一支支带着帐篷枪支、响着铜铃、唱着赶马调的队伍，穿越高原荒漠进入俄罗斯，一时晋商茶帮的喊号声、马帮驼队的驼铃声，穿过西伯利亚上空，与圣彼得堡的钟声撞在了一起……青砖有痕，日月经天，一辙一印连起万条路的山高与水长。

茶如青砖，青砖为茶。这种茶不再是香气飘飘的奢侈品，而跟米、盐一样，是渴意人生的必需品。它就是真正的砖，筑起了百姓之碑、市井瓦舍、万里长城。羊楼洞离摩崖石刻“赤壁”不远，那里滚滚长江东逝水，浪花淘尽英雄。而这里的青砖茶与大江东去“铁板铜琶唱大风”不同，也与绿茶盏里“石鼎松涛煮春雨雪”有别，是以青砖声回响着民间朴素的声音。

此时，面对一个个方块汉字，我该让它成为绿叶还是青砖？该怎样用它构筑庞杂世界中的精神屋宇？诗人王家新在《斯卡堡》中说：“想写一首诗时 / 石头仍在呼叫 / 而词语在一阵阵盐质的风中 变红”——也许一个人，就是一块石头一粒沙；一群人，就是一方青茶一块砖。

履迹

秋风起

□沈艺秀

蓬勃的生命，在秋天枯黄了。秋风扫落叶又一次在院子里重演。好快！一年一年扫落叶，我干得有点烦了。两个女儿的看法是：别管，反正你没有秋风扫得快。是啊，我在捡拾秋风的杰作。但不捡拾，院子就凌乱得如荒芜的宅子。很不赞同女儿们的看法，也无心和她们争辩，只有自己不停地捡拾，抢在秋风的前头得来片刻的纯净。

风依旧萧索，叶子依然沙沙。少时喜欢在野地里玩。那时的农田依然会荒芜，偶尔有一两人影晃动，那也是在田地里寻找遗留下来的零星果实，天地干裂，踩在上面，尘土很快缠住了人们的裤脚。

成年后的我喜欢站在风中回忆。回忆的幽径里常常会不小心碰触一些卑微的荒蒿、枯树、败叶，还有它们脆弱的低吟。叶子蓬勃时的生命无人敢比，衰败后的叶子也是无人敢比。走在上面，如同踩在生命的脉络上，无论是平凡还是辉煌，最终都会生长起一种莫名的忧伤，谁敢和自然抗衡？

站在秋风中，回忆的镜头被拉得很远，远到我们的童年：在一片即将丰收的葵花地里，小伙伴向看葵花园子的人说了好多好话，想得到那一株还长满花的葵花头，想把那一束明媚的花留住。虽然那片向日葵地的主人只是负责为队里看管向日葵，看管向日葵的人家孩子可以随便掰一两个成熟的向日葵头，夸张地在我们眼前嗑瓜子，虽然这个向日葵已经错过了成熟的季节，秋风里，它只有一抹灿黄。

小伙伴没有要成熟的向日葵，而是要了长满花的葵花，用她的话说：过不了几天就留不住这花了。她的话中无不满含悲秋和白马过隙的感慨。

也许从童年起，我们就开始和时间赛跑。但我们终究跑不过时间，我们不能走在时间的前面。转瞬间，老了的是我们，时间依旧笑吟吟地前行着。在我们的后面还有一长串的时间，但那已不属于我们。

回忆有一次飘到小时候那一片向日葵地、村子的小河边、河边架起的抽水管，这些都是我们的乐园。在这儿没有贫富，只有平等。离开了家，离开了饭桌，谁知道谁家今天吃的是鸡鸭鱼肉还是玉米糊糊就咸菜？我们天南地北地乱侃，最多的是想象。想象着自己长大后要做什么、到哪儿去。那时的想象是纯净的，也是酸涩的。果腹的是一把玉米榛子，掩体的是妈妈补了又补的衣服，但想象还是能走过久远的天际，浪迹欧式花园，看到哥特式屋顶上的鸽子。

收回漫无边际的想象，眼前是我们熟悉的风景：一条向东流淌的小河、小河上寂寞的大桥以及桥边那些寂寞的杨槐树。

在小河边长大的我们忙于奔波、忙于挥霍。我们挥霍着长长的时间，即使时间里有哀怨、躁动，我们也将其挥霍成空。年少无知，不懂得珍惜时间，真正理解“白驹过隙”时，人生已过大半。

如果把生命分成三份，那么我们是三分之一的想象幻想，三分之一的挥霍，三分之一的忙碌。我们没有给自己留下思考的时间。

秋风，轻轻。但很强劲。暗藏着细细的刀片，割在人身上，人已麻木。感觉不出刀子已经割去了属于人一年的时间；割在叶柄上，叶柄齐喳喳地断了；割去了荒蒿、野草、庄稼。风尽情地吹，吹得人骨头叮当作响。从童年吹到老年，把绿色吹尽，吹成黄色、枯色。吹得尘土弥漫。直到风再也吹不动了，直到风回到风。 风回到风，我们就成了尘土。

人生没有退路，没有谁为我们打开新的大门，就如眼前这条小河，它只有一路向东，不会流回到最初的源头。人也不可能像草一样在秋天枯黄，在春天重新再活一回。属于我们的，只有在奔跑之时的短暂留意。留意时光的背后大地的秘密，捡拾这一路的秘密，或许能找到生活静若处子的真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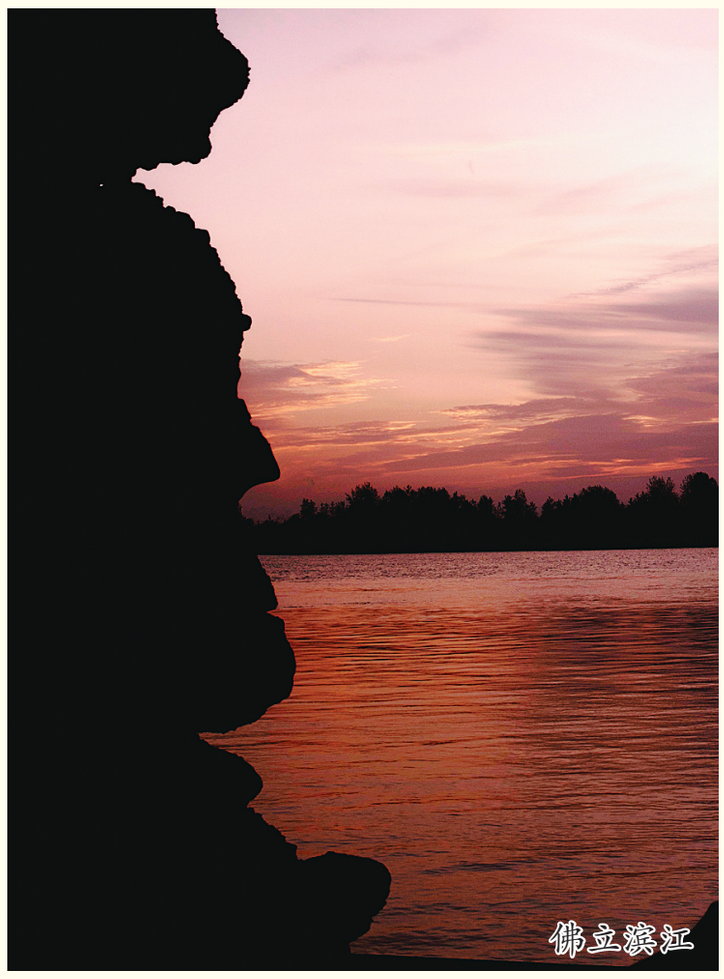
秋风再次旋起，与我擦肩而过。我突然担心，它是否会用枝桠将我狠狠地抽打？ 我曾经那样挥霍时光。

猿人揽胜

铜陵滨江石雕掠影

金秋古铜都，滨江网红石成为了主角。

百年未遇的干旱，江水退去不少，久经江水雕琢的滨江群雕再次露出尊容，成为疫情管控期间的人们打卡消闲、亲近长江的理想之地。石雕离老洲码头不远，面积不算大，难说壮观，但是，攀行石间，确实给人不少惊喜。听说这些石雕过去是老渡口混凝土平台，经过几十年的江水蚀雕而成。昔日人文遗产，今朝网红佳地。整个群雕像多种生命聚会，形象有趣。有的像慈眉善目镇江之佛，护佑众生；有的似情窦初开的怀春玉女，为众祈福；有的好比垒罗汉的鳄鱼，成为码头的带刀侍卫；有的就像猛狮护佑幼崽，猛兽显慈悲；有的看似是老虎吃蟠桃，享受生活；有的如同童心老翁，开心观看潮起潮落；有的酷似等到海枯石烂的恋人，结发聚首；有的更像英俊潇洒的英雄，默默守护家园……经过大自然鬼斧神工，石雕奇形怪状，活灵活现，栩栩如生！ 吴春松 摄文



佛立滨江

虎吃蟠桃

玉女怀春

游山记(组诗)

□吕达余

池 塘

池塘浮一只白鹭
它的羽毛比水还洁，轻盈地
倒影水面

惊艳于它的美
纷纷拿出手机
一干人逼近它

它突地一下飞走了
向对面的山林飞去
留给人们一串叹喟

石 阶

弯弯的石阶
向山的深处蜿蜒
我想，该有一位背着柴禾的樵夫
从上面走下来

美女忽然唤我
裙角曳地，作攀登状
要我给她拍张照片

山 林

山林离城市愈近
或者说城市逼近山林
山林就不是山林

山林是山人的
更深处，是道人和禅家的
云峦之间，则属于鹰

望 山

山和山峰是要仰望的
因其高

曾经，是辽阔的平原、神秘的海底
地下沸腾的岩浆

地壳挤压它
它雄起

一跃，而为山
为峰

半坡野花

顺着山坡上去
开放很多的野花
红黄蓝白，高高低低
错落地杂在一块

少有人来欣赏
也没有人点花魁
香与不香
艳与不艳
都没有什么分别

山风吹向所有的花
风来就摇
雨来就摆
不忧风也不愁雨
伏下去又站起来

铜官山

难以忘怀的两件小事

□王祥龙

如烟往事

少年时期，很多寻常琐碎，看上去微不足道的小事，却清晰地印在我的记忆中，偶尔想起来，依然让人不胜唏嘘，感慨万千。

记忆中，读初中时我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是夏季收集蝉蜕(即知了壳)。蝉蜕是一味中药，洗净晒干后可以卖给药店换钱。夏天，知了刚刚在枝头鸣叫，我们就开始行动。晚上，当蝉刚刚冒出地面，我们就摸黑从地面或树根处将他们捕捉回家。第二天早上，它们已经蜕皮，由白乎乎的幼蝉，慢慢变黑变成可以鸣叫飞翔的知了。每天天刚亮，我们就争先恐后地去各家各户的房前屋后寻找蝉蜕，上学、放学路上也是一路到处搜求。如果下过雨，那就更方便了，那些刚从土里爬出来不久的蝉和刚褪下的蝉蜕，很多都被风吹雨打掉落在地上，我们一路拾取蝉蜕带回家就行。

收集回来的蝉蜕，要洗净晒干。等到秋天蝉消失不见以后，我和小伙伴们才相约一起去县城卖给药店。多年收集蝉蜕，我对于其数量和重量的关系已经很清楚。晒干的蝉蜕大约100个一两，我和小伙伴们平时得空就在家反反复复地数，互相比较，看谁收获的多。

有一年我收集的蝉蜕最多，一起有两千多个1000多克。我和几个小伙伴结伴渡船去县城的药店去卖，共卖了四元多钱。心里一高兴，拿到钱后我就很慷慨地买了一个西瓜和几个小伙伴分食。那时天气依然很热，当街吃几块西瓜，那种感觉还是很爽的。回到码头准备渡船回家时，其他小伙伴要买那时常见的大麻饼，我也随着他们买了两个带回家。回家一算账我已经花了一元多，只剩三元钱让母亲保管起来。我说了经过，母亲批评我说，你花钱也太舍得了，留着一起给你做衣服或者买学习用品不好吗？仔细想想，母亲批评得很对。辛辛苦苦几个月才积累起来的几千个蝉蜕，卖了四元多钱当时也不算少，我一下就花去了三分之一，实在是个大手大脚、不会过日子的人。

在我的记忆中，还有一次与母亲一起上街卖菜的经历印象尤其深刻。上世纪70年代中期，村民家里自留地的菜可以隔三差五上街卖钱，换回油盐之类的生活用品。我们村的村民去城里卖菜一般从两个地点过江。一个是靠近县城方向的乡政府那条马路直达的主要码头，距离我家较近；一个要从距离村子很远的渡口过江，对面是一个名叫扫把沟的集镇。

那一次，母亲带着我，和几个村民一道分别挑着蔬菜去扫把沟卖菜。扫把沟有发电厂、有色冶炼厂等大企业，市场菜价比县城略高。不巧的是，当天晚上下了雨，天还没亮我们就启程。出发时雨停了，本以为没有什么大碍，谁知走到半道，毛毛细雨又淅淅沥沥下了起来。我本来就很瘦弱，虽然让我挑的只是两个菜篮子，里面的菜不是太多太重，但我走在路上还是越来越吃力。尤其下了毛毛细雨，越走感觉担子越重，走不了几百米就要停下休息。母亲和几个村民一会在前面赶路，一会停下等我。就这样，走走停停，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赶到江边。

过江到扫把沟菜市场，大约两个小时不到，菜卖完了。母亲给我钱让我去买油条吃，顺便称十斤盐带回家。平时上学我也经常在学校附近的供销社帮家里买盐。我记得很清楚，当时盐是一毛四分钱一斤。当我花了一元四角买了十斤盐，已经坐上船准备返回时，母亲才问我买盐我付了多少钱。我如实说付了一元四角，母亲说来这里买盐，就是因为每斤便宜一分钱，十斤可以节约一毛钱。她责怪自己当时没有和我说清楚。

此事母亲一直没再提，而我却在心里懊恼了好几天。我不是在乎那多付的一毛钱，而是忘不了那天，我们在茫茫黑夜里，冒着毛毛细雨，挑着重担迈着艰难的步伐，一步一步走向渡口，走向扫把沟菜市场的过程。

往事如风，渐渐远去，但偶尔想到诸如此类的生活细节和场景，我的心依然会隐隐作痛，伤感落泪。少年时期经历过的平凡琐事，有些已经刻在了我幼小的心灵，融入了我的血脉之中，让我刻骨铭心、终生难忘。

本报地址：铜陵市义安大道北段327号 邮政编码：244000 电话：总编室：5860136 编辑部：5860131（传真） 办公室：5861227
广告部：5861508 （联系人：陈幸欣） 订阅：全国各地邮局（所） 全年定价：100.00元 印刷：铜陵市闻达报业有限责任公司（铜陵市淮河大道北段358号）